

天使的飛舞

王德友報告文學選

團結出版社

52

財校圖書館



八九十三

人生的意義在於拚博
倘若就懾於博
的失去就等於減少
生命的價值。



作者小传：王德友，笔名一心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自幼在湖南双峰一个穷山沟里种地，启蒙于荷塘完小。中学是在长沙市八中完成的，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到沈阳八二三厂从事科研工作，1969年入川。五十年代后期曾发表过作品。二十年后，虽已进不惑之年而酷爱文学之心犹甚，又重新拿起拙笔进行业余文艺创作。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50余万字。

序

马戎

王德友同志将其近年撰写的报告文学作品结为一集，名为《天使腾飞录》。付梓之际，要我写几句话。自视并非闻人，几句无关宏旨的絮叨，“天使”大概也不会因此更为生姿，翩然“腾飞”的。揣摩作者的意思，不过是希望我能于浏览之后，略略领会一个工科出身而始终未能忘情于笔墨，廿载于前的眷眷之情。书末“后记”有云：“高中毕业时我把数理化课本卖光，铁心学文。”偏偏事多悖谬，经过社会、个人多次的相互选择，山穷水复，未曾尽如所愿，而又终不肯放弃自己之所至爱，惟有“残忍地”“压缩”回家的休息、睡眠，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十年辛苦，虽说是“半路出家”而又“来去匆匆”，捧出这么不算厚重的一册，也算是一种补偿吧！

如果说作者中学时代就抱定“珠玉生涯”尚只是一种朦胧的半自觉的憧憬，那么在经历了一段苦涩的人生之后，偶然为一支民歌动情而穷追不舍，欣然握笔，应当说当时当地那声从歌人灵魂最深处迸发的呼喊，直如电光火石，豁然间照亮了他的追求而进入新的境界。春秋代序，作者辛勤耕耘之际，正当改革大潮波澜壮阔之时，海天旷淼，尽有纵横挥洒余地，而科技界之精英；

企业界之天骄，之能，一一跃然纸上，未始不是得力于作者曾长期涉足其间，“夙缘”未了，这大概也是始料所未及吧。正惟如此，作者显然并不去追求对象的“新闻性”，热衷于时下所谓的“轰动效应”，而是凭直觉，以及自觉的使命感的驱使，希望他们的事业、追求、欢乐、苦恼、成功与失败、获得认同与理解。文章风格平实，不加雕削，虽未必文彩闪动，但感情至真至诚。这就够了。

这些朴素的篇章，自然不会成为传世之作而在世界上停留很久，但它所描述的生命客体的创造性的思考与建树，哲人式的睿智与风貌，将永存于历史的长河。

王德友同志已属中年，性格沉静，却能执著于所爱，柔韧不拔，确属难能。我写下如上一感想以介绍于读者，不负所嘱，并殷切期望作者不断有新的奉献。

1989年8月

目 录

序.....	马 戎
1、天使腾飞录.....	(1)
2、晋林骄子.....	(66)
3、缙云山下一枝花.....	(124)
4、飞向全国的风火轮.....	(153)
5、“灵草”的沉浮.....	(167)
6、眷眷祖国情.....	(190)
7、顶风踏浪行.....	(213)
8、光的旋律.....	(231)
9、老兵列传.....	(248)
10、爱.....	(273)
11、他为什么要自寻艰辛.....	(278)
12、露馥山青 红杏在林.....	(286)
13、他心中有一条晶亮的河.....	(298)
14、从山沟里飞出的“光”凤凰.....	(308)
15、光的升华.....	(314)
后 记.....	(328)

天使腾飞录

天使是男是女？众说纷云。

“《西游记》里的天使，就是金盔金甲，满脸胡须！”

是吗？“电影《马路天使》里的天使，为什么又是女孩呢！”

历史上的炎黄二帝，几千年来一直享受男子汉的待遇；可近代考古学家追根溯源，引经据典，得出的结论却是母亲。不仅如此，为佛教信奉者和女士们崇拜的观世音大菩萨，又有“男身”的注释呢！

其实，谁见过天使？既然没见过，又何以确认性别呢？

母系社会要贬低男子的作用，夫权制度不承认女子的高明。这些无休止的争论，留待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

们去解决好了；反正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何况，在汉语的修辞里，还有“拟人”一说呢！

不过，纵观古今，概括中外，笼而统之，人们将自己最喜爱者称为“天使”，却是意见一致的……

(一)

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，在誉为天堂的西子湖畔，一个小生命呱呱着地了。

在鲁迅先生看来，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无疑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；但他的出世，对于小剪刀铺的小老板赵尧棠来说，却是多余的。

杭州与大商埠上海毗邻，是中国当时最繁荣的地段；但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典型的缩影。外来的掠夺，豪强的敲诈，苛捐杂税再加高利贷盘剥；连中等资产阶级的光景也江河日下，更何况受人欺压的小业主呢？

也许是排在百家姓的首位吧，赵氏家人丁十分兴旺。他出生时，前边已有了哥姐三个；而在他着地之后，六个弟妹又接踵地来到人间。十张嘴，二十双手，幸好剪刀是铁疙瘩吞不下，不然，恐怕连剪刀带摊摊全吃进肚去还不够一顿饱呢！尽管父母从早干到晚，尽管孩子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，也只能糊个半饱。赵氏一家，忍受着掠夺和敲诈，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苦苦挣扎。

然而，这样的日子也无法过下去了。卢沟桥的硝烟过后，侵略者的铁蹄，从北到南，染指神州大地。多少人惨遭杀害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？可怜的赵氏一家，离乡

背井，四处流浪，最后辗转到了山城重庆。

中国，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；但民族的灾难深重，也是地球上罕见的。华盛顿的革命，使美国日趋强盛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，以发展的高水准向世界冲刺。中国呢？戊戌变法失败了；国父孙中山几经起义，才使共和成功，但不久又大权旁落……。如今，偷去火药的侵略者，竟用它来蹂躏发明者的后裔！

赵老板被十口之家的生计拖累，终日奔忙，哪有时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啊！

“兄弟，原来是你呀！”正在赵老板一愁莫展时，突然闯进一个人来！

“老哥！你怎么也来了？”站在他面前的，竟是在青岛认识的盟兄吴沛霖！

“唉，一言难尽哪……”吴氏刚开了头，就泣不成声了。

吴老板是亚浦灯泡厂的职员，本可勉强度日。但那个时候，中国就像一块肥肉，任凭强盗宰割，能逃得性命就算不幸中之万幸了！他举家逃到重庆，生活无着，现在是靠跑单帮糊口！

“人是逃出来了，可这一大堆孩子实在难活呀……！”赵老板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扑簌簌地滚出来了。

“唉……，”吴老板含着泪，望着眼前面黄肌瘦的孩子们。突然，他蹲下身子抱起了其中的一个。他伸出团扇似的大手，轻轻地抚揉着孩子憔悴的脸。这孩子，就是从小体弱多病的老四！“多可怜啊！”老人眼里的

泪，一颗接一颗地甩落在孩子破烂的衣衫上。

“老哥，这孩子就给了你吧……”

吴老板看了看孩子，又望了望盟弟，哽咽着道：“兄弟，我跟你嫂子就是不吃不穿，也决不饿着他，冻着他……”

从此，年仅四岁的赵老四，改名吴俊，成了吴老板的独生养子。

(二)

中华民族，虽然备受磨难；但民族的高风亮节，敢与日月同辉。华夏的子孙们，以八年的欲血奋勇，终于将闯入家室的豺狼赶出了国门之外，迎来了民族的骄傲！不过！抗战的胜利，并没有给蒋管区的百姓带来好处，只是饱了接收大员的私囊而已。

战后的上海，冷落萧条。吴老板历尽艰辛才回到了故土，但却无处谋生。幸好，亚浦灯泡厂的厂长，看重吴沛霖的为人，派他任分管，以维持难以维持的灯泡厂重庆分部。这对生活无着的吴沛霖来说，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美差。不过，按当时的规矩：只有股东才有资格任代管；而吴老板呢？不但手无分文，还多添了一个吃饭的小吴俊！

总算厂长宽洪大量，予借两百块大洋给吴沛霖作股金。于是，两手空空的吴老板，就以亚浦灯泡厂股东的身份，出任重庆分部代管。谁知，此举竟给他的养子吴俊，带来了无休止的麻烦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说。

战后的重庆，比战后的上海更糟！官僚资本的倾

轧，帝国主义的掠夺，再加白色恐怖，使得“亚浦分部”寸步难行。吴老板苦苦挣扎，才得以勉强维持。

在吴俊幼小的心灵里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，是个值得永远记忆的日子。这一天，红日高照，雾城云开，百万市民拥向街头，热烈欢迎解放。看着威武行进的绿色方队，望着蔽地映天的猎猎彩旗，吴俊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站在他身旁的吴沛霖夫妇，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三角形小红旗。

“爸爸！您怎么啦？”吴俊清清楚楚地看到：爸爸那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挂着一串串的泪珠。

“傻孩子，爸高兴啊！”吴老板心花怒放了。他一手拉着儿子，一手扶住老伴，跨进了游行队伍……。

“总算等到这一天了！”吴沛霖，这位比茅盾笔下《林家铺子》里的林老板还不如的小业主，在饱经沧桑之后，深知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！此后，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率家参加了合作社。一九五八年投入川江电机厂。他虚心好学，从钳工活开始，直进到六级模具工。他把自己的有生之年，同发展祖国的机电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……。

从患难中走过来的儿女，最懂得珍惜母爱；饱受过蹂躏的民族，倍感自由来之不易！小吴俊虽然是吴家的独生养子，但生活的熬煎，民族的耻辱，都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。他发奋读书，渴望着将来报效祖国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。

在学校里，吴俊既是品学兼优的学生，又是热心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思想的成熟，他

对党的感情愈深。

一九五四年，吴俊作为团支部书记中的优秀代表，被派往西南团校学习。回校后，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。在他看来，“个人如果离开了党，那就会一事无成！”他希望在党组织的教育下，更快地成长。

不过，尽管他此后又多次提出过入党申请，尽管被他介绍入团的同学也已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；但直到大学毕业，发给他的仍然是“共青团员”介绍信！

是入党的动机不端正？他从向党递交第一份申请书时起，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！是表现不好吗？他从进大学到毕业，每年都享受着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的荣誉！那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他不知道。

（三）

一九六〇年秋，列车拉着吴俊，穿过成渝平原，翻越秦岭，横跨黄土高原，直进到诸葛亮当年使用木牛流马的祁连山下。他头顶风沙，肩扛行李，意气风发地迈进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门槛。

连绵不断的山峦，整齐地排列着，像威武的仪仗队，热情地欢迎来自天府之国的青年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仅仅一个月之后，占地广阔，人口密度比全国同等城市都低的兰州，竟然容不下他一个！

吴俊心地单纯，单纯得像一张白纸。“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那安家”！他连想都没有想，又意气风发地迈进了平凉市的工业研究所。

甘肃，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，地处偏僻的大西北；

而位于六盘山下的平凉市，又在甘肃的最边缘！

加强科研，发展工业，对偏僻山区本是至关重要的。可惜，这个由于大跃进才形成的研究所，只是摆摆样子而已。据此而类推，八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，全数集中到了工业研究室。干什么？不知道！怎么干？谁也没有说过！

不知是在学习的各个阶段都有“品学兼优”的记载呢，还是从读书起一直任学生干部的原因？这位只有中等个儿的吴俊，竟比其他七人高出了一个头——成了代理研究室主任！

重庆的冬天，终日不见冰雪；可六盘山下的平凉，却是“冷”的交叉点！帕米尔高原的风雪，穿越柴达木盆地，蹿过河西走廊，从西边呼啸而至；西北利亚的寒流，横扫鄂尔多斯草原，催动腾格里沙漠的细浪，从北边滚滚来到，此时，再加上人为的席卷全国的平调风，使得这个本来就冷得早的小市镇，成了个冰窟窿！

然而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并没有吓倒吴俊和他的同事们。尽管他们的粮食定量降到每个月只剩23斤，尽管他们因饥饿而全身浮肿得像罗汉，一个个仍不停地干活。

“祖国需要我们，工业需要我们”啊！他们建起了第一个图书馆，他们艰难地拖着沉重的双腿，爬山，涉水，风餐，露宿，到各县各村调查研究……。

康复丸，只是一种治病的中成药。他们费尽力气，好不容易爬进医院；可是，当他们出得医院大门时，却将药全倒进了嘴里；为什么？肚子饿啊！

困难，能磨炼人的意志；困难，也能使人堕落。这

个研究所的所长和支部书记竟串连一气，将上级发的少得可怜的一点肉食品据为己有，将职工的口粮克扣下来自己加餐，将供应的商品拿到市场高价出售，一辆百来元的自行车，装进他们自己的口袋里，竟要多出七倍的钱！

职工在拼着命干，他们却在拼命地捞！吴俊愤怒了：党纪何在？国法难容！“对，告他们！”吴俊拿起笔，给地委写信。他，血气放刚，为民请愿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！长得虎头虎脑的吴俊，连狮子都不怕！然而，万万没有料到：这封上告信，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果！

研究所开了三天三夜的批判会之后，在他的名字头上，盖了三团污泥：“歪曲事实真相”；“抵毁领导名誉”；“拉帮结伙搞宗派……”

料峭的寒风，穿透衣衫，贪婪地舔着他的皮肉；刀片似的雪，夹杂着雨的棍棒，无情地砍在他的脸上。他肩扛行李，艰难地朝着小二黑的故乡——甘肃庆阳县平庄村走去。

他不停地赶路。跌倒了，爬起来，满手的泥，满身的水……。

此次，他是被赶出平凉工业研究所的，但他单纯得像一张白纸。领导告诉他：下去宣传党中央颁发的农村工作六十条！我吴俊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当然应该去呀！可他那里知道？这其中包藏着奥秘……

（四）

吴俊经过六天的长途跋涉，拼尽全身的力气，满怀

着希望跨进了公社党委的门坎，可接待他的，却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玻璃板底下压着的四个字——“监督劳动”！

还有呢！他是1952年就加入了共青团的老团员，临行前领导说，他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去了。可现在，公社党委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单纯的吴俊，此时也隐隐地觉得，可能是那封上告信闯下的祸！但他很快又自己否定了，党不是一再教导我们对组织要忠诚老实吗？我只不过是向上级党委说了真话而已，会有什么错呢！他不相信。他给研究所挂长途电话，让说清楚！得到的回答是“马上就办，马上就办。”但是，直到他离开庆阳之前，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团组织关系。

“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要闲着。”吴俊抛开个人的不快，要求马上下基层去；但却找不到吃饭的地方！

庆阳平庄公社，本是原八路军的陇东司令部所在地；但此时，却成了天灾人祸最严重的区域。按当地规定，干部下村是在农民家里搭伙；可现在，老乡们靠国家的救济活命，连榆树叶子、野草根根都吃光了，谁又敢多一张嘴呢！

头一个星期，吴俊是在流浪中度过的。饿了啃几口干粮，实在不行了，就买上二两玉米面，借老乡的灶熬几碗糊糊充饥。

大概是真诚所至吧，直到第八天，终于有一家老乡接受了吴俊入伙。

在温暖的环境中，体味不出挨冻的难受，不缺吃食的人们，感受不到饿肚子的滋味！吴俊每个月有30斤

的定量，但他吃得下去吗？他把粮食全给了老乡家，自己却喝面糊糊菜汤……。

赵树理曾用二诸葛的“不宜下种”和三仙姑的“米煮烂了”，叙述刘家蛟当年的愚昧和落后。读者感到欣慰的是，从二黑和小芹的身上，看到了可喜的进步。只是，十几年来来的这种进步，实在太缓慢了。在内地，洗脸刷牙，习以为常；可吴俊刷牙，竟成了唐坊咀子的特大新闻：村民们奔走相告，团团围观。医生治病，吃药除症；但唐坊咀子例外：有病不看医生，不吃药，却请二诸葛算命，让三仙姑跳神，吞香灰，喝圣水……。看着那一张张浮肿得亮黄亮黄的脸，望着那一个个削瘦的衣不遮体的身子和愚昧无知的落后的封建习俗，吴俊难过得哭了！

老区的乡亲们，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，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啊！父送子，妻送夫，打完鬼子抗内战。可如今，革命成功了，他们却在饥饿和寒冷的死亡线上挣扎！即使如此，他们也没有怨恨，没有悲观。尽管他们饿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，仍然滔滔不绝地讲八路军陇东司令部的战斗故事，讲同习仲勋同志在一块革命的骄傲，讲六十条的英明……。

吴俊拼命地干活。毛驴饿得走不动路，他天不亮就起来推磨。老乡饿得挑不动担子，他就抢着送粪、浇肥、挖地……。他吃得少，又没干过力气活。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痛，睡觉都要用手把自己的两条腿搬到床上！但他咬紧牙，忍住痛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。来时的不快，已经丢到了脑后去了；他觉得，若不拼命干活，